

悲情王子妙笔缔造帝国纷争 乱世骄雄真情演绎人生悲欢
《龍騰四海全集》之II

帝國驕雄

萧寒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黑金珍藏版

萧寒浪漫侠义作品

龙腾四海全集之二

帝国 骄 雄

(下卷)

萧寒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第十回

极乐庵段皇爷对烛诉真情

仙道洞宇少侠跪天求生灵

众人闻听林储巴达夜至“伏龙魔堡”，心里都是疑惑不解。冷一超心道：“他若是前来寻仇，不会只带三十名随从冒然前来，要是为了请我魔堡出兵协助之事，只管派个信差来就是了，何劳他的大驾呢？”

字梦龙想了多时，方道：“林储巴达至此，定是求援而来，大家不必疑虑，让他顺利进入堡中吧！”

紫月明珠此时也起身道：“冷堡主，只管让王子进堡，以眼下形式，他断不会谋害大家的。”

冷一超看看刘景淳等人，方道：“葛三，你传话下去，莫让兄弟们难为他们，让他们进魔堡！”

大约半柱香功夫，林储巴达已到魔堡东大门。冷一超众人将其接进“金银殿”中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林储巴达最先开口：“冷堡主，此次小王前来，别无他意，只有一事相求。”

冷一超颌首道：“王子阁下不必客气，有何吩咐只管说来。冷某看在王子不计前嫌的份上，定当竭尽所能。”

“我边境强侵已集军兵数十万，后续队伍仍在向边疆集结，末了，人马不会少于五十万。而我回鹘人少兵弱，势必难以应敌。”林储巴达说到此看了看字梦龙，又道：“我派往黑汗王朝、回纥等国求援的信差至今杳无音讯；吐蕃诸部虽已答应出兵相助，可他们一直

按兵不动；前去大理国求助的特使回来说，大理国王段风阳出走京师，到什么极乐庵找人去了，大理皇后慕容娇也根本无心相助！天玄虽出兵十万，可加上我国二十万的军马，不过才三十万人！我思来想去，决定请贵堡出兵相助！还望冷堡主看在国家危亡的份上，助小王一臂之力啊！”

苏进文接过话茬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王子阁下，我们魔堡连仆人算上也不过一万多人，恐怕力量单薄，很难帮王子的忙啊！”

林储巴达笑道：“贵堡人数虽少，可人人都是精于武功之人，足以以一敌百。贵堡若能出兵五千人，我之胜算就会平增四成啊！”

“既然王子阁下如此看重魔堡，我冷某也不好再作推脱，就依王子之言，我魔堡届时出兵五千！”冷一超爽快地笑道。

“冷堡主果真英豪侠义快人快语，罢了，我林储巴达这就放心了。”林储巴达站起身，冲众人一拱手，“诸位，我还有事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就此告辞了。”

紫月明珠歉意地道：“林储大哥，这天色已晚，不若且在堡中休息一晚，明日赶路不迟啊。”

“噢——”林储巴达笑了笑，“军务繁杂，容不得我半点喘息，我还是要尽早赶回去，多谢了。”

众人见林储巴达去意已定，也不便强留，由他去了。

两日之后，宇梦龙、紫月明珠双双离开“伏龙魔堡”，穿过塔里木河，奔向伏丘城。

路上无话，这一日，二人回到伏丘城中。

紫月达开面带冰霜，瞅着忐忑不安的紫月明珠沉声道：“因你一人之事，闹得千里不宁，这下可好了，你满意了吧？”

宇梦龙垂手站在御案旁，不时拿眼偷瞧紫月明珠。

“父皇若实在气不过，直接杀了珠儿罢了，省得看着我心烦。”紫月明珠孩子气十足地道。

“你这丫头，哪里还像个公主？竟听不得朕的气话！事已至此，即便杀了你又有何用？朕希望你二人能戴罪立功，早日帮朕平息祸乱！”

“一切听皇上吩咐。”宇梦龙施礼道。

“那好，现今朕就交给你一项重任。你明日起程，带上朕的亲笔信，赶往宋境的极乐庵，查找大理国王段风阳的下落。他若在庵中，你将信交于他，并劝他出兵相助。找不到他，或是说服不了他，回来朕将你二人一同斩了！”

紫月达开气道。

“父皇——”紫月明珠毫不掩饰地道，“你这不是明着让龙哥为难吗？你若有心杀我二人，何须这等麻烦。”

“大胆！”紫月达开脸色铁青地道。

宇梦龙见状，忙上前施礼道：“就依皇上所言，在下这就去准备，找不到段风阳，我就提人头来见皇上！”

宇梦龙说完，转身出了御书房。紫月明珠冲紫月达开哼了一声，也出去了。

“龙哥——”紫月明珠追上宇梦龙道，“你千万别跟我父皇计较，他也是没办法而为之，要怪就怪我吧！”

宇梦龙停下身，憨憨地笑了笑：“事关千万军民生死，此去寻段皇意义非凡，我哪里有心生你父皇的气！明日一早我就走！”

“我陪你去吧，不然你走了之后，我会想你的。”紫月明珠撒娇道。

“这次潜入宋境，其难处远远高于往日，你同去反而不便，再说你父皇也不会同意。我去找人运气若好，不过几日便可回来，这几日你且在宫中好生休养吧！”

宇梦龙走了。

一身便装。

段风阳真如世人所言，置朝政而不理，跑到极乐庵了吗？

的确，这位一国之主自剑远师太远走他乡之后，整日里心神不宁，根本无心再治理朝政。皇后慕容娇知道他心里想的何事，只是不好劝说，便由他四处闲游，自己来操持国事。

段风阳在侍卫秋方的陪同下，数十次来到日阴庵，只是希望能有剑远师太的消息，可每次他都是乘兴而至，败兴而回。看着日渐消瘦的段风阳，秋方心里着急，他背着慕容娇派了百名江湖高手，四处打听剑远师太的下落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身处极乐庵中的剑远师太终于被他打听到了。

得了消息的段风阳精神从未这么振奋过，他重赏了秋方之后，将朝政交于慕容娇，便率秋方偷偷进入了宋境。有关他出走的消息，原是被封锁的，后来天玄派人求援，慕容娇不得已说出了实情，这样一来，全天下人几乎都知道了。这对段风阳和秋方二人来说，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遇上危险。

宇梦龙来了。

司马光也派五十名高手秘密而来！

他知道捉住段风阳意味着什么！

可身处憧憬与渴盼之中的段风阳却浑然未闻，现今的他，正于极乐庵中焦急地等待。

剑远师太外出化缘已有五日了，据空灵所言，剑远师太理应今日未时之前返回。直到夜色降临，还是没见剑远归来，已于庵中等候三日的段风阳有点坐不住了，他问空灵：“你师父怎的还没回来？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吧？”

这空灵早年在日阴庵就跟着剑远，因而对段风阳并不陌生，她见段风阳着急，宽慰道：“皇上不必着急，师父巴不定又去了集镇，顺便为空云师妹抓药了。”

“你所言的空云，就是那心病难除的美尼么？”秋方问空灵。

“正是她。她虽归入空门，可自那心上人寻来后，便凡心归然，整日抑郁苦闷，最终落得个心病，每见风寒便会吐血，唉，我们很替她忧心。”空云叹道。

“如今这空门之中，真心修养身性之人甚少，多是些避情避难的苦命人无处可依，只得强扭心性隐于此。依朕看来，早该修订教条，让出世人世之人有几分宽度，也好顺性随心，不误佛法之慈善大义。”段风阳看着空灵道。

“佛法至天竺传至此地，多与道、儒相悖，后经演化，已为常人所爱。其经、义因时因地小有不同，均乃适生存流传之胁迫。如今皇上又谈修订，若是针对儿女私情而为之，断让世人所笑，此理上天早定，不可悖也。”空灵侃侃而谈，让段皇很难堪。

秋方正要为段皇辩解，却听庵门响处，进来一人，正是剑远师太。

“师父回来了，”空灵出房相迎，“师父，你回来了？”

剑远师太点点头，问道：“庵中莫不是来了客人？”

“他们是来找师父的，已于此呆了三日了，他们正等得急，你就回来了。”空灵接过剑远的行囊，安排去了。

剑远师太抖抖袍上的尘土，扶了扶禅帽，缓步进入房中。

“大师——”段风阳面部抽搐了一下，“我二人冒然前来，给贵庵添麻烦了。”

松油灯淡黄的灯光照着满目惊异的剑远，“你——你怎的来了？”

识趣的秋方悄悄退出房，反手把门关上了。

剑远师太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被合上的房门，眼神飘忽了一下，继而又落在满目痴情的段风阳身上。

“我在路上已听闻你来了极乐庵，以为是民间的戏言，竟不知你真的来了，你这是何苦呢？”剑远师太脸色虽然冰冷逼人，可她的心已经乱了。

“自你无声离开日阴庵后，我日夜难安。秋方多次随我入庵，可除了几只栖燕之外，我找不到任何你留下的痕迹。”段风阳盯着有些颤抖的剑远道。

“你身为大理国王，仰慕你之人无以数计，天下那么多貌美女子，你何苦纠缠我一个出家人呢？”剑远走至松油灯前，用手拨了拨灯芯，让灯火更明亮些。

“世间奇事多多，我之所爱，可谓奇事之一，可我之事与空云相比，也大小类同，便不足为奇了。天下虽广，女子虽多，但情感所托之人除你之外，无她矣！”

段风阳直言不讳，让剑远师太无法躲避。

“你跑到此处，就是为了这事吗？”剑远师太的心里防线临近坍塌，她原有的那种佛门大师之风已荡然无存。

人，只要你活着，只要你有了情，世间所设定的门户偏见、伦理规范都有可破之机，即便是你身许佛门！

段风阳坐在禅椅之上，思索了半天，方道：“虽然我不知此来得何许结果，可总比朝思暮想强得多。你可以以各种理由推脱，但你无法推走我这颗心和这份情！世间流言蜚语我充耳不闻，盟国有难我坐视不管，山高路遥我毫不畏惧，我来了，不远千里，只为求得你一颗心。”

剑远师太身体抖了一下，她自己也很惊诧，这种颤动竟来自她已尘封多年的心灵！

“我们不会有结果的，我知道这话会很伤你的心，可我早前在

日阴庵对你讲过，我们先来自两个世界，如今我们还在这两个世界之中。我这种感觉你很难体会的，佛门让我欲罢不能，我如今的这份情已成了佛祖心中永远的痛伤！”

“你还要将那份真真切切存于你心中的情感隐藏多久？你骗得了我，你骗不了你自己！”段风阳有些激动，他起身走近剑远师太，伸手拉住她的手：“月容，不管你要考虑多久，我都会等你的。”

剑远的手被段风阳捉住的那一瞬间，她觉得很眩晕，也有说不出的沉醉，但她毕竟修性多年，很快就从迷离中清醒过来。她挣脱段风阳，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请佛祖宽恕弟子的不洁之罪吧！”

“砰、砰、砰”，三声清脆的敲门声传进房中，剑远看了看段风阳，疑惑地道：“何人会于夜深之时叩响庵门呢？”

“我出走的消息已经传开，于此关头，我不得不防啊！”段风阳说着抽出佩剑。

片刻，就听庵门开启之声过后，空灵的声音道：“施主，你是找空云师妹的吧？请进吧。”

剑远闻听心中犯疑，心道：“是宇梦龙么？他怎会深夜至此？”她正在猜想，却见空灵已推门入得房中，“师父，宇施主来了。”

一身黑衣的宇梦龙此时也进入房中，冲剑远施礼道：“大师，宇梦龙深夜来访，扰了大师清静。”

“宇施主不必客套了，”剑远师太颌首道，“不知施主有何指教？”

宇梦龙瞧了瞧一脸富贵之气的段风阳，心中隐隐作喜，忙道：“不瞒大师，在下身揣天玄国皇上亲笔信，是特至此面呈大理国王段风阳的。”

“是不是要朕协助其共同抗击外侵呢？”段风阳收起宝剑，十分不悦地道。

字梦龙闻听，忙冲段风阳施礼道：“段皇果真料事如神，在下字梦龙这厢有礼了。”

“你的名号我倒听过，还以为阁下是神人呢！如今看来，也并非朕之想象中人呢。”段风阳坐在禅椅上没好气地道。

“在下不过会几趟拳脚，便被世人吹捧得走了形，真是惭愧！”字梦龙彬彬有礼地道。

“你把信拿来让我瞧瞧。”段风阳见字梦龙一脸的诚恳，也放下架子，温和地道。

段风阳看罢信，瞧瞧剑远，又看看字梦龙，慢吞吞地道：“我大理素与天玄友好，要说派兵助战自是应当，只是近些年我大理兵源不丰，除去边防驻军，所剩军兵无几，帮不上忙啊！况且我已无心打理朝政，这出兵之事还需待我回城，再与皇后商量，看否能挤出点人马来。”

“皇上，救兵如救火呀！这边疆战事一开，那时再派援兵无异是远水难解近渴，还请皇上三思啊！”字梦龙道。

“字施主所言极是。此次三国强侵，兴恶意之师，是早有预谋。若是不奋力抵抗，诸国黎民均会遭殃。依贫尼之见，段皇应尽力相帮，万不可有推脱之意。”剑远看着段风阳，一字一句地道。

“这——”段风阳左右为难，欲言又止。

就在这时——

几声轻微的脚步声钻进字梦龙和剑远师太耳朵里。

“谁——”字梦龙已觉出至少四十名以上的江湖高手已到了院中，便脱口喝道。

武功一般的段风阳看了看面容冷淡的剑远师太，笑道：“房外有人吗？”

他这话音刚落，只听“呼”的一声闷响，房外突然之间火光大作，连房内都被映得透亮。

宇梦龙拉开房门，第一个跳入院中。被几十支火把照得通亮的大院内，威严严立着手拿各式兵刃的黑衣人，来者正巧是五十人！

他们来自宋皇室！

他们每人的兵刃都至少喝过三百人的鲜血！

他们接到司马光的密令！

他们要生擒逍遥在外的段风阳。

此时的段风阳也看出了黑衣人的来意！也看出了他们的凶猛！

秋方第一个高喊着冲了上去！

不过眨眼之机，这位段风阳的贴身侍卫，名列大理国高手排名第四的秋方，便被人从空中抛了下来。他满面是血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！

对手的力量太过强大！

段风阳伸手拦住准备应战的剑远师太：“月容，你的功夫我知道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！”受到惊吓的小尼姑们四处躲避。只有一个人倚门而望，虽然她气息不畅，并不时地咳出血来，可她的眼神是那样的自信，因为她知道有她的心上人在，黑衣人就不会太得意。

她就是空云，就是痴情的王秀瑛！她在自己情感的反复中几乎死去！

正如她所期望的，红尘迷雾剑已当空厉闪，映透了整座极乐庵。

宇梦龙出手了！

这场空前绝后的大战持续了半个时辰。

一场荡气回肠的拼死决斗！

让段风阳及所有观战之人惊悚的决斗！

第十回

五十名黑衣人无一退缩，在他们心目中除了鲜血和兵刃，杀敌是他们惟一的信念！他们倒下之时，喷洒的只有血液，却没有泪水！

直到最后一名黑衣人惨死剑下，宇梦龙才缓缓收起宝剑。

“这里已很不安全，随时会遭受宋军围困！明日我们都要离开这里！”宇梦龙望着剑师太道。

“这——”剑远师太被这突如其来的景况弄得很迷茫，“我们也要离开吗？”

“大师若不走，必成为宋廷诱捕段皇之饵！”宇梦龙说话的当头，看见了正倚门而下的王秀瑛。

“秀瑛！”宇梦龙飞身形到了且近，一把抱住瘫倒在地上的王秀瑛，“你怎么了，快醒醒啊！”

剑远师太众人也闻声跑过来，宇梦龙抱着口角淌血的王秀瑛，双目之中噙着泪水，“她怎么了？怎会成了这般模样？”

剑远师太低沉的声音道：“她这是心病使然，虽常服汤剂，可终不见好转，每每心烦之时必定吐血，贫尼也无甚良方，只得看其造化了。”

宇梦龙将王秀瑛抱进房里，又喂了她些水，王秀瑛这才醒了过来。

“师父，我——”王秀瑛想坐起来。剑远冲她颌首，示意她不要乱动。

片刻，段风阳、剑远、空灵退出房去，把重伤在地的秋方抬进禅房，为其上药疗伤，幸亏救治及时，这才保住了他的命。

宇梦龙坐在床前，看着病奄奄的王秀瑛，心里淌着血，眼里流着泪。

“秀瑛，都是我的错，将你害成这样，你一定要打起精神，龙哥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”宇梦龙拉着王秀瑛纤弱的手，哭得泪人相仿。

“龙哥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，都是我命不好。”王秀瑛的眼泪宛如泉涌，顺着眼角滚滚落下。

摇曳的油灯芯轻轻摆弄着光线，忽明忽暗地投射在两个有情人的脸上。

“命运就是如此，我们无法与其抗衡，在它的摆布下，我们不知道明日是生是死，将来是好是坏。其实，没有你在身旁，我没有将来，也没有现在。”王秀瑛的话悲观真情，又催下宇梦龙好多泪来。

“我这病——咳咳——”王秀瑛咳嗽两声，又吐血来，宇梦龙赶忙替她拭去血水，安慰她道：“你莫多说了，你这本不是什么病，过几日就会好的。”

喘息好一阵子的王秀瑛又来了力气，她继续道：“我这病怕是好不了了。能做你的女人是我在世上最幸福的事，可我也有一点遗憾，那就是在我生前、在我生前很难看到皇上要我还俗的圣谕，不能穿上红妆和你入洞房！”

宇梦龙此时的心真比油煎还要难受千百倍。他握着秀瑛的手，身体不时地颤动，玉齿也将嘴唇咬出血来。

“今日你能来看我，我很开心，我以为再难见你一面了。”王秀瑛强作笑颜，看着宇梦龙。

“秀瑛——我——”宇梦龙哽咽过甚，难以出声。

“看着你的眼泪，我一半难过一半欣慰。说真的，我有时真想看到你为我伤心欲绝的样子。以后，以后我真的不在人世了，你莫太伤心了，我的亡魂不想看到你的头发全白了。”

悲凄凄的极乐庵中，王秀瑛的话让人觉得分外心伤。

宇梦龙就这么静静地坐着，看着王秀瑛入了梦乡，看着油尽灯灭，看着天光放亮。

起了大早的众人都来到王秀瑛的房中。此时的王秀瑛脸色红润，正坐在床上同宇梦龙说着心事。

“宇公子，我昨夜与段皇商议，决定放弃极乐庵，可我等又不知去何处最妥当，特请公子赐教。”剑远师太诚恳地道。

宇梦龙斟酌再三才道：“昨夜那伤者情况何如？”

段风阳忙凑至宇梦龙身边道：“秋方他命大，虽受了重创，总算保住了性命，只是目前行路很不方便。”

宇梦龙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，他颌首道：“秀瑛病体虚弱，秋方身受重伤，他们二人都不便行走，这会给我们出境时带来麻烦。现今所去方向有二，一是回大理，二是奔天玄，可这二者相比，去天玄国路途较近，对秋方、秀瑛二人更有益处。若是大师人等有意，可随我到天玄国栖身，那里很安全的。”

剑远师太也不想重返大理，只得应声道：“去天玄吧，这里距伏丘城不过几日路程，道路你也熟悉，去那里最适合不过了。”

“那快些收拾东西，我们稍后便离开。”宇梦龙看着众人的装束又道，“你们最好易容换装，否则我们无法离开大宋。”

“我们都收拾妥了，就等换装了。”剑远师太道。

“你也随我们同去么？”宇梦龙问段风阳。

“嗯——”段风阳迟疑了一下，坚定地道，“我先至天玄，而后再返回大理。我昨夜想好了，为报宇公子救命之恩，我愿出兵五万助战天玄。”

“我救你和求你出兵是两回事，段皇不必混在一起。段皇若是诚心助天玄，不必看我的脸面，否则天玄国主会不开心的。”宇梦龙道。

“好，就冲宇公子这番话，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。我此次定竭力助天玄平定边疆祸事。”段风阳哈哈笑道。

大宋的边境，尤其是与天玄相交之处，都有重兵把守，宇梦龙等人想从他们眼皮下面混过去，绝非易事。

宇梦龙众人躲在一处山沟之中，正在商议出境之策。

“只要我们冲过边界，对面就是天玄驻军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可这大白天的我等如何混出去呢？”宇梦龙自言自语道。

“你没看他们已封了出口，不准任何人出入吗？要我说，只有引开他们，我们才能趁机出去！”段风阳扶了扶头顶上的方帽道。

一席话提醒了宇梦龙，他探出头清点了一下宋军人数，回头对剑远等人道：“我出去将他们引至西北处，剩余的几名守门卒就交给你们了，无论如何，你们都要过去！”论武功、心智，众人都不及宇梦龙，依眼前形式，只得让他去冒此险。

宇梦龙抽出宝剑，猫身顺山沟往西北而去，剑远等人则憋足了劲，单等他引开军兵。

过了片刻，剑远等人听得喊杀声此起彼伏，便探头细看，就见宋军正潮涌般杀向二里之处的宇梦龙。

“还有二十名守门卒，你我各负责解决十名，我们走！”剑远师太冲段风阳道。

段风阳闻声抽出佩剑，与剑远师太并肩前行。后面的小尼姑则用担架抬着王秀瑛和秋方紧紧追随。

“尔等何人？快快停下！现今边境封锁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！”守门卒叫喊道。

剑远师太众人也不搭话，向其挺进的速度越发快了。

二十名军卒一看来者要闯关出境，急忙操兵刃杀了过来。

剑远、段风阳手起剑落，“叽哩咔嚓”斩翻两名军兵，所余军兵一见，扯着嗓子叫喝：“快来人呐，有人要闯关了！”他们这一叫不当紧，二里之处围困宇梦龙的千余军兵“哗啦”撤回来三百多名。

剑远、段风阳几个招面之后，已将其余军兵解决了。“快走！他们追上来了！”剑远师太说着飞身掠向边关城门，“吱”的一声将

大门开启四尺多宽，回身对段风阳等人道：“快！快走！”

等三百多名军兵赶到城门处，段风阳等人已过了边界，被万分警觉的天玄军马围在当中。

“尔等何人？快报上名来！”问话的正是天玄国镇南大将军祝荣。

段风阳摘掉方帽，从中拿出紫月达开的亲笔信道：“我乃大理王段风阳，这是贵国国主紫月达开的亲笔信！”

祝荣听罢半信半疑，他跳下马，接过段风阳的信，展开看罢即刻冲段风阳施礼道：“镇南将军祝荣不知是段皇爷驾到，误会了皇爷，当面请罪。”

“免了，不知者不罪。你国信使宇梦龙大人现今被困西北三里之外，你们还不快去救他？”段风阳道。

“来人呢，快随我救宇少侠去！”祝荣翻身上马，摘下丈八蛇矛枪，高声喝道。

天玄军正欲攻向宋军城门，却见天空之中一仗剑少年脚踩城门飞檐，纵身掠至天玄界地。

“是宇公子，他已脱险了！”剑远师太道。

“祝将军，幸会，幸会。”宇梦龙来到且近，冲祝荣拱手道。

祝荣下马施礼：“宇少侠，幸会，幸会。”

宇梦龙走这几日，紫月明珠饭吃不香觉不能寐，真是一日不见，如隔十秋。

紫月达开虽对紫月明珠疼爱有加，但这几日忙于政事，根本无暇顾及她。无所事事的紫月明珠整日在寝宫内回忆，回忆发生在她和宇梦龙身上的是是非非，想到开心处欣然而乐，想到极伤处便恸然泪流，几日下来已是花容憔悴。这一日她正在御花园练剑泄

闷，却见小宫女翠儿跑来，不停冲她招手。紫月明珠收剑停身，气道：“我才平了心气，你又来烦我！又有何事？”

“公主，是宇大人回来了，他现今正于金銮殿面圣呢！”翠儿满脸委屈地道。

“真的么？这么说事情很顺利了，我以为还要再等他些日呢，快走！”紫月明珠说罢，风一般赶往金銮殿。

宇梦龙众人在镇南驻军车马的护送下，平安抵达伏丘城。还没来得及换装束的众人已在锣鼓声中被请入金銮殿玉龙阁中。

紫月达开握着段风阳的手摇了又摇，真切地道：“段兄，真是有劳你了！”

“要说劳累，当属你这位宇大人，他不但救了段某，还将这一千余人安全护送至此，分外不易，真可谓舍生忘死啊！”

紫月达开看看宇梦龙，笑道：“他真有这么大能耐？”

“愚弟所言非虚，宇大人不但武技惊人聪明灵巧，且人品上乘，足可做国之栋梁！紫月兄真是有眼力呀！”段风阳赞叹道。

“段皇爷过奖了。在下只是依皇上所嘱，尽心力以保皇爷平安，所做诸事皆份内之事。”宇梦龙道。

紫月达开颌首微笑，他看了看装束各异的众人，笑问：“段兄此去中原寻情，可结硕果否？”

段风阳干笑了笑，又看看剑远师太，方道：“人是寻到了，可惜未寻到，不过——”他叹声道，“我已知足矣！”

紫月达开看着仪表不俗的剑远师太道：“想必这位就是段皇爷要找的人吧？”

剑远粉脸一红，施礼道：“皇上果真眼力非凡，贫尼剑远见过皇上。”

“免礼，免礼。”紫月达开又问：“大师日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贫尼想于贵地修墙砌舍，再造一座极乐庵，以供贫尼及徒儿